



藝海珠塵

14
1627
48



門 4
號 1627
卷 48



茶餘客話二

阮葵生纂

文淵閣無其地編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
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為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
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挾
父勢屢至閣繙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
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即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

南 淮 吳 省 蘭 泉 之 輯

錢 塘 丁 燾 曙 天 校

早稻田大學
25.10.30
購 茶

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窗牖
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
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窗藻井翠恩玲瓏惟皇
史成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窗蓋以本
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磚簷暗室較史
宸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成制度相合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
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銜爲定不更卽如
劉文正公按名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按名繼善高
按名晉按名俱文華阿按名温按名福按名俱武英陳按名宏謀劉按名論按名俱

文淵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爲敘按 本朝殿閣首中
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體仁近年楊
應璩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按本朝大學士三
添體仁閣仁閣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
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直九卿翰林部員有
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內則
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
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簽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
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日中粗繙外記

一遇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塵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宣誠前輩維誥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規制仿古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宬卽明之南城舊

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敘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衰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畧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列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讌之日拂座奉卮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歎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資而坐稍紊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臺猶見此風今則罕有入陝西道列坐者矣戴璐附識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諭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嘗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於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恒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

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間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日廳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敦

請然後出厥後乃有觚不觚之歎矣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為盛事我朝熊孝感

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

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祉宗伯凡四為總裁戴璐按德

定國宗伯五主會試王韓城亦五主會試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

魁一也彭訪濂按名定求與其孫芝庭按名啓豐南宮廷試皆第

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尙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

韓慕廬以南卷置第二壬午王樓邨鄉試已定首解改

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頡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薄改第

二十殆有數存其間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雲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英

台壁體書置三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有請

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橋拆

橋者耶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

典試者為編修王勗工科給事王曰高近則已卯一科

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秦大成張書勳由南巡

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已酉浙江鄉試主考為任香谷王次山得人最盛然名

重當特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
癸未本房得成克鞏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尚書魏天賞
學士順治丁亥再為同考得王熙李之芳俱大學士程
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
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為同考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錄
二甲一名董含二甲二名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
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尚書乾隆乙丑科錢
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成辰科
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汪廷璵一甲三

名丁丑饒壽南學曙本房得館選分部即用知縣二年
老者以教職即用無一歸班者是科盧紹弓文昭王仲

涵沼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戴璐按饒公本房

經李宗寶陳蘭森那穆齊禮俱翰林沈澍簡昌璘魯贊
元及先君俱部曹解秉智王裕增李鶴俱知縣即用

東莞尹之遠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
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
桂客天酉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
玉卮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淵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
經術百歲常為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唐進士昌
期年八十矣以萬歷乙卯鄉薦亦與先後同年之會有

客贈以句云鷹揚杖履追前哲鶚薦科名接後賢乾隆
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後先已未
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圃先生邀新進士至邸寓會同
年賦詩飲酒輦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溧陽史文靖年
八十亦循故事壬午閩中黃莘田任亦重宴鹿鳴自制
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莘田吾鄉許勤齋給諫所取士也
戴璐按重赴鹿鳴吾鄉丙子科有吳大燦順天甲午有
孟琇已酉雲南賽璵年百歲賜進士壬子湖北萬年
茂福建蔡漳浦陳材邱理德湖南
譚昌明重赴瓊林庚戌稽中堂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
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

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
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
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傅臚子明寶皆不
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黃文僖機李文襄之芳
王文靖熙馮文毅溥馮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爲多寡順治九年壬
辰五十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
員爲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爲率惟六年丁未僅十二
員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
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

年癸丑七十員爲最盛

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評博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清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珩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後又補點帥念祖一人除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著問有情願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即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清書派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卽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卽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顧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卽授編修點庶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

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張若靄授編修任啓運
授檢討先是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
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授編修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員卽用知縣二十
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員卽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
一員

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甄別其勤能者以主事選用
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餘
人及戊辰甄別畱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選嗣是

以後則不畱者少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
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
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
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爲例計順治甲午
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
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
允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
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
餘卷批詳次序一併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

拘額數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儻舟者爲鄰省季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季廉命名以江湖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季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季廉得售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古今豔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聊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巳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敏中己未莊番禺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清詩話歐

陽修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百八十年爲科六十八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彝陳方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文正遷費鵝湖宏顧味齋鼎臣八人耳至季年之魏藻德釋褐四年卽擢登政府卒之稽首賊營拷掠責賂以至灼肉折脛身死名喪又不足稱矣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時同考廖騰燿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畱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卽捷兄輝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授捷爲闈中物色計輝祖星

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闈徧求捷卷不得太
息累日及揭曉捷已哀然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
然向使輝祖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
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丈白民云

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尙書處投刺稱晚生
於五部尙書左都總督稱侍主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
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
稱侍矣旋於尙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
稱侍者矣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撰擬告身文字無須臨

事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廓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
大可集中數篇卽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彌廣凡地封
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當日並
未撰擬此數項文字近日誥敕房不敢另擬卽以父母
之文加于伯叔兄嫂外氏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隸總
督趙宏燮爲其外祖郭某請馳封御史王奐曾劾其怙
寵非忠忘本非孝語戇而刻
聖祖特允其請許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乏嗣者皆得援
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制詞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慰
夫盡臣遯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當時傳爲佳句蓋

因人以撰文事由 特旨不得爲例中書科所書告身
皆佐史之筆若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
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爲言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
書朱巨川一人而魯公季海同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
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真行故當時以得
歐蘇手筆者爲懷寶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翰

仁和 汪 璐 連仲校

茶餘客話

阮葵生纂

計改亭東作者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
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
十王尚書敬齋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六十徵君
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
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湛深經術尤工

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慎爲侍郎
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邨唐實君顧俠君爲
三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倦圃稱北李天
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桐野謂 國朝詩
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爲元鑑惟主司明眼拔尤
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
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人章楓
山懋吳匏菴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

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節
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矩
矚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
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
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
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
啓禎八元若曹勳若吳梅邨又何減前人也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命取生平著述其尤異者以聞
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
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

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穀成秦二入久居京師聲氣
廣播恐非真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王申縊於號舍
庚申靖江朱生館涇邑召乩仙涇之故進士仕武岡州
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
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寨騎龍七澤烟桐鄉遺愛在
碑版待君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樛園廷棟
楊樛園朱裴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
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
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
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記某

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樛園
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於是驚信爲真
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
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
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
具言所以沃若後中辛未會試榜發已卒亦奇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
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 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
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
官齟齬僅三載卽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爲事自幼至

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
遊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
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忠勇傅公治園亭落成 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
以爲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
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
氣中立夫遂以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眷寵
之中意成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
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嵇康稱嵇

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安石康樂元
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
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
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
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
相李紳稱短李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岐杜牧
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甫曰杜生白
曰李公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
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
史匿竇武者兩張詠一乖厓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

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
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蘭
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
都相一齊直閣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
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
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作拾
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
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
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
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

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
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殆未易更僕數
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
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
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
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
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
張衡隋又有弑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
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
南岳太帥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

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
臧洪爲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頊爲唐酷吏又
大歷詩人吉頊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
不倫者梁太常丞唐堯漢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嫫見說文天皇名獲
字子潤地皇鏗岳字子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字庚
辰蜚廉字虔父文種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
名胥餘子產字子美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
君姓墨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
姓雍名巫接輿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

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張字子弓杜康字
仲寧鬼谷子姓王名羽一作詡申公名培項伯名纏叔
孫通名河東園公園兼字宣明夏黃公崔廣字少通綺
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
壺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艾
字文獵陳仲名已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
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
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庚信小字蘭成崔顥小字桃司馬相
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磚頭白香山姪名
龜又女名羅子東坡孫名楚老子由子遲小名梁适小

名羅遠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獲入產室小名獾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羊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小字鐵牛仲雍字熟哉墨子姓翟名烏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颺拙顛崑瀟也宋子虛名五子鑫森森焱垚

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名海鷺蕭穎士奴名杜

亮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與兒辛稼軒侍者名錢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樞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冲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草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夢蘭小倩

方丈僧居也寔室也圍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闌內國門也閨閣也檻楹也穿也闌干罽罍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

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
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琅玕石也篠也
六寸筆也算也葳蕤花也鎖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
也

蠟磯孫夫人祠廟有池陽明經往游題其柱云思親泪
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
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莫當諸
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椿從容太息曰分宜在
當日尙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

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
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
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恤議諡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
穆堂聞之愕眙自是不復申前說

穆堂七十任光祿寺卿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實錄
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
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
詠甚夥吳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套
極風流蘊藉彭羨門孫通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化

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牽縈蘅浦
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裘文達曰
修題句云少年曾檢花閒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
青初識面瓣香真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
黃一輩賢卻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百年名
輩風流盡鬢也疎豪古丈夫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
瞥世閒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
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載笠圖成並軼倫斷縑隨
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芸香大有人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

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勻嘗試 保和殿未停午眾方執
筆著想聞有投卷者眾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奏
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
卽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轟然聲震眾驚顧乃四奄
昇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詠此可乎卽復
吟四十字眾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 駕館閣諸公各
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
也南郊視壇家叔同以講官侍班於齋宮鋪機處候
駕因指機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邸疑雲物
霓幃屬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櫳天闕常依北招

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登聽詫爲異人會 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技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王牆東汝驥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聞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臯苞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由兵曹郵寄周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寅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如此若僉西園百

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懼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雲觀莊書田楷繆湘芷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

臬使寧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涂侍郎石溪逢震顧
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尙書
爾訥索侍郎琳亦一時之雄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輝旣已披剃復
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泠橋下遇
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
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
之前一日出端門瞠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
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
與言者爲誰曰衙役實無一人也姚詡之次日公薨

沈南疑燕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磚但逢三五
去朝天東堂舊有承恩事大例關支月俸錢暖牖新鋪
小炕床乳茶紅映玉壺光日長院裏無宣喚繙得清書
又幾行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流鶯朝來漫點
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席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莫不有命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
容安閱江南卷已中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暗藏
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
場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引
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小倉皇甚信手拾取以

進鄂公卽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 欽定第一卽今
儀部鄭前邨郎中序

京師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
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
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
屬吏部四司亦確

老學菴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
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
祠主膳啖齋吃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
餽飽工屯虞水生成惡鬼

終

本朝詩人有兩邵青門一爲虞山邵陵字湘綸一爲晉
邑邵長蘅字子湘同號青門俱于思並有邵髯之目昭
文翁司寇叔元致政歸頰極聲伎之樂嘗暮春開讌東
園以女樂二八侑酒湘綸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
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攢瑜上數枝花迨
司寇歿湘綸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璽龍一
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又
有秋柳詞亦佳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
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晝掩便背了東風
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

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烟疎雨水村茅店六
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
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人管長亭路連天遠其集
惜未見不若子湘之著云

柳南隨筆載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宏光暨大學士馬
士英走偽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
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
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已
之廉潔也其所具東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啟上貢計開鑿金銀壹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塘 梁 祖恩 循子校

茶餘客話

阮葵生纂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奇寵格曰文職衙門不可
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
本傳

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擁扇丙戌
罷引藤丁亥並撤擁扇惟背鐙籠題銜壬辰冬仍聽乘

輿藤扇如故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於富平西魏文

帝陵涂石溪通政

蘭按涂名逢震其事在乾隆二十一年

丙子祭告還請

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郵婦祈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尙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眾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爲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冰瑣云當另立

帝像而以原像爲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可爲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爲伏羲女爲女媧世言女媧爲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爲女像盧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兒妹爲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墟乘雷車服應龍騶青虬席蘿圖震黃璐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合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絲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

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宰博每
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
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
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
作故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
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
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已未會

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知縣改教選其初陞之缺
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積
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
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神賜性
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
之一載狐徙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
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琮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
同官狎廣座奮拳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

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
未三十游京師傅文忠公愛其材畱京營教習已頗貫
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售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
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
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 特賜優諡卹禮有加焉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冷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
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
光翱翔叢薄下宛囀鳴啾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
見卽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
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
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盃腐
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
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
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閒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
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
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
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
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
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
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
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
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
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
舉時遊於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
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
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
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

史歲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
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宸章疏
乃著易儲十論以暴子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
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
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
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旣思夢中遇承
禎之地乃陸焉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
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
醒後錄存旣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
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

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罈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志之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補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

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八人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邨谷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帔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孺初見殊驚不得已指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

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皺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麀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

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爾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麀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已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疎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邨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修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韓昌黎作范陽廬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

書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
入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
善字皆當用心畧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
睢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往聞王漁洋
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
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張文端公爲諭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
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
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
憤懣叫哮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

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性情使不失墜也
己未果中狀元

番禺莊滋圃狀元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
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
爲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
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
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語俗龍蛇燕雀非早朝時
所能見五六遠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

豕歷岑而春字犯重未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
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爲
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
複字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
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
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
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
史投職名耳卽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旣散之後故雖爲
京朝官而無異聾瞶祖言誕遂筆之于書雞鳴紫陌
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闐闐齊開建章清漏乍歇

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太不倫耳愚曰
紫陌爲紫禁與西河同一儉文也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成
臺葭火當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
來魚鱗森森鎖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虞萬里歸來
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高澹人咏風鳶笑伊雙翻本無能偶藉吹噓驟乃爾一
朝線斷風力微瞥墜塵埃汚泥滓淺甚張硯齋相國詩
云霞舉軒軒五色繒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
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

肱槐烟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真金華殿中語
應制體須如是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蓋
效文昌雜錄也前輩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
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
挾投晚還家釐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
士思澄殆濫觴也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象紙二寸闊有一
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

象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濶五寸更用一絲紙封
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釐之費
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濶
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啟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
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
科者也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
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
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

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道逸杭
人傳爲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
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
濫竽李石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銜書鶴生
計甘爲食字魚

申晁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倫
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
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已絕無久不飲酒高歌觀
此則飲酒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
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廟云成文自
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孫藩使舍中太翁爾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蔬邨中
一望土冢纍纍見粉牆卽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
坐捧茗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
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
人何寥落鬼何多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之泉輯

善化 唐 鑑 翁澤校

茶餘客話五

阮葵生纂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
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
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荅之曰荅文有所未知者
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
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已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

藝海珠塵

茶餘客話卷五

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
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
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
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
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
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
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
證慎勿爲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
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

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

戴璐按先生講應商官吏科部諫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奉某齋公言於衆又愚民
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持殺於他
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
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猪雞魚蒜遇著便
吃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
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貓犬後人撒瓦灌穴殺鼠
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見某學士不食某某
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

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饗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卯庶人不數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

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散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不

禁矣不飲酒不如葷出莊子本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著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五葷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楞嚴經云五葷熟食發淫生痰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茗蔥為五葷興渠卽茛菪道家以韭蔥蒜茱萸薑卽油菜為五葷

鄭畊老云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

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
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
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
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姿稍鈍減中
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
習之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
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
生勉之右鄭畊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
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
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

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
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
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
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卽減
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
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
甫刑較律合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
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真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
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

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
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
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
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
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
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鈍翁嘗言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
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
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

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奚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
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沒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
志者別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
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其說無
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
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
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
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大饗將校
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

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即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繆說未除耳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一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

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傳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故王漁洋詩云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爲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

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老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於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惑於彼教

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爲聖賢讀恂恍之賸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

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入如晝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壞阜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崇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豎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

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闕邪猶泥古畱資畫景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績耳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宜味此語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得

延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
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東坡
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
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
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京師寓齋粘聯
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林岫詩人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餌
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
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

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即言騎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
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王澹圃斯恬酒閒云士君子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刀
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畧習句讀抗
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
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
識藥性畧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
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座中有
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宵寐匪禎札闔宏庥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

易字面以鳳閣爲鷓鴣龍門爲乳戶金谷爲銑溪玉山
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
颺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艾東鄉言近人作文好以今
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
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腳停聲多少不自在徐
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至板戶公堂
研腳露喪班夫良賦趨龜空肚不止也安溪嘗言今人
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爲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
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
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予生平總

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
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
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
話稱陶穀爲後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荆川家
居日有當事送新修府志者荆州方沐面側覽封面標
題輒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
可知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
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
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撥拾字句有
釘釘之日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爲尤宜班馬

等賦所以令人窺眼傾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襯貼之方
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平
子友李柳亭云山薑告歸臥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
名不飲易以他名乃喜如謂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
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怪柳亭山薑之
女孫壻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
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
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煖老當作如是
觀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
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撚刺鼻噴嚏則氣通
明痰自化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
大寒不畏風雪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新
鄭兄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侍郎樹葵嘗
說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
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餽飪蒸餅數十投其中啖之
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日啖三十六餽餽好事者詩以
嘲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賈生齋庖人窮極豐

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更番爲壽繼賈生
以玉缸進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器令左右二伴
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豆自以巨叉攫而啖
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爲侑進夜以繼
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灌漏卮者耶張
京江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冬春
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
李安溪每秋冬夜永飽餐炳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
滿置大盃每精暗深思時輒停筆嘗一二寸盃盃乃就
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門馬弔脾吃河鮑魚敬五通神
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
紳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
公卿閒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弔近來好者
益衆聞張文端最惡之鐫一圖章曰馬弔衆惡之門習
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鮑魚食者尙
少耳昔葉初菴因食河鮑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
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烹製失宜所致津
門多海鮑毒重吳門所出江鮑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
河滙淮二百里中出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盈柔膩斑

駁可觀薦以青萹白苳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
乳亦美楊蔗堂惟增家烹尤得法糟齏更可致遠今年
春黃生延齡來京師攜致甚多予荅詩云泥淖朝驅禿
尾驢歸來磅礪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
瑁魚重碧親浮藥玉船蒿青苳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
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遠心長日繞菰蒲鄉味朝來潤
客廚爛醉苦教防啜墨與君數典誦吳都

臨又詩三秋曰...
編士大夫不...
玉...
...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衡山 聶 鏡敏 泰澤校

茶餘客話六

阮葵生篋

酒令舉唐宋詩人第行可入篇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
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
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溪曰蘇
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診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
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

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温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
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
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曙曰張十
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
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澹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
八李勸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
畧曰李二十王篋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
曰杜二十七李潘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
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競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
真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

張子容曰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
曰蘇一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已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
黃庭堅曰黃九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
字莊滋圃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槩不用恭惟字此非
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余告以此鄴懋卿之字乃改鑑泉
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卽別號耶
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鈞叟詞臣各賦詩興化李
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鈞

世宗道號雷軒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
光發笑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謹惡之更名
曰徐良

桃源驛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
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後未題名字
亦不凡之才

沈歸愚金陵懷古爲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
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
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峽下

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籬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
顯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疆鼎足
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
空自爭荆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霸才
終古憶周郎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髯開府江南雪
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王
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修憾阮
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
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

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爾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櫟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某作石者居於黃雲山中見榕槎蠡說雪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興於隆萬閒房書始於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

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指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於唐宋之策問矣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

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
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
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
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
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
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
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濱許
獬徐曰久顧錫疇及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爲
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父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

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
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舉乃
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
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
及陸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
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良兌二箱皆歷來
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
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
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

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良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賈實禍昆甫名燮甲子解元

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皆失

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謂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邨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荅有明時文名士

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
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
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
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
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
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桐城張元臣江南
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端江南考卷曲
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
聿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菴江南試卷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
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
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
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
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投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
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
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畧得影響而止稍隔時
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
曲濟南人士推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法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

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漪園之沒亦多散
失惟天一閣尙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
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聞葉
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
書目殆未實有是書耶

梅邨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平生家
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祕閣亂離蹤跡似雲林予
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邨輩交相噓植聲價益重其實
所刊特門富勘訂尙未精子晉家藏舊本亦夥或云王
駙馬以金錢輦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吳三桂壻

也江南藏書毘陵瑯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楚
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
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邵
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千頃樓中聚書
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
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
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
弱侯錢淑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子遺好
古者所爲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祕本先世族中分而爲
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畧一披覽茫若烟海汗青無日顯

毛種種白矣
揮塵餘話母邱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
鏤板以行後仕蜀相遂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母昭裔傳
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
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母昭裔爲母邱儉耳母邱
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
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
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敕廢像遺
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

木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
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
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
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王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
法歐陽詢已未歸允蕭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
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
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予自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函無不狂草

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
 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
 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
 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
 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荆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
 面赤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作楷久之故態復萌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
 相國進呈

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
 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

戴聯按王子刻石經
于國學卽衡進本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
 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輩
 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成
 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
 漁山石谷得梅邨阮亭先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
 尊古當諸公徂謝推無一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
 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
 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
 人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

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繡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拏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拏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繡大軸精深華妙超諸品之上矣

羅龍書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嫪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

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明妃文姬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真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况其他乎

拜前輩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祖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鐙籠若有山東道

察院五字大惡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及秋蔡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丙戌會試前

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台州侯元經嘉繙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

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迴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啟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武陵 朱 怡鎡 書田校

茶餘客話 七

阮葵生纂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
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
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
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
制為善

藝海珠塵

茶餘客話卷七

一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
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
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
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列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
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尙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
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
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
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尙寶爲小九卿究
不知始於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督撫加尙書侍郎諡稱中丞固謬卽憲職亦無是稱于
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
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
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
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
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
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
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
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刪去司字誰爲作俑波
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年七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
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
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
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
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
虐暴窮極奢華吳梅邨賦苜蓿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
一將軍到日英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
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輅車百貨魚鹽充邸門將軍一
一數高貴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爲仇家告并兼卽稱賊

盜通囊橐未幾伏法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白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
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
斃力竭被執又泰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
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於山野許
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虛體於家
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

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
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
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孰而薦父對

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徐侯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川
湖制軍蔡毓榮慕侯齋名具書致名藥託幕下友馮羽
道意侯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為辭焉湯文正撫吳時
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
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
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菴張季先按以
齋環極潛菴季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
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

稼即龔芝麓吳梅邨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於
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戴臨按琳枝名森先
書陝西道嶺面冰心

區尚
存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
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
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
檀君能守之當為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
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
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
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

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猶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公善擇婿爲王藻儒揆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
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太學士李丹壑字青
編修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頗發
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
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
人同名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
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顧寧

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
怒始而啗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
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
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
不合嫚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
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爲佳話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
公贊序畧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
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尙書白允謙蔚州魏敏果象
樞永寧子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璠高平故布政使

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腳至峩峩山伏虎菴畱一偈云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塵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茆楚畹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坻

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角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閒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詩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盡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峩峩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盡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巖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峩峩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白仲調爲王東臯伯勉門人官於京師聞東臯訃音既爲位以哭後於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各種杜醒陶造之粹見白翦絨不覺身入花閒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鄰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貴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

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割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割燔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

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
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
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
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
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蔣齋廷璐皆
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
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
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圍古玩雜佩之屬先期
一日

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賚酒肴
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
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
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巨視之則水荇
裹三魚囊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
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袁少司農憂歸邸里
之日舟中篋笥沾濕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
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志

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踏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侯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次耕恤之終其身

譚左羽瑄投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賈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于兒何損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頌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蓋其製法尚未傳世也文肅
官庶常卽賜第西華門蠶池之西
御題匾曰捐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已
酉七月賜新第於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
未冬賜大臣福字
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
為異數壬子 賜人參十二劬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
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於庚戌冬完婚
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
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

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
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
服焉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
經犯泉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為丸謀諸季父日煌
偕僕夏澤佯為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
基入奏

聖祖手削蠟出疏 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
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眾萬餘圍安
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垕率

百餘人扼於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饋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

灣
方靈臯苞初爲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 命爲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季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

罪皆斬獄詞具於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於漢軍靈臯作

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穎雙顴插髻大口長目步濶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尙未議行伏思國

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
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後言至用人尤關
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於康熙
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張喆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
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溧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
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為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
詩而逝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轄

沅江 徐正琳 器之校

茶餘客話

阮葵生篋

莊殿撰培因借某上舍自襄文達齋飲歸同詣千佛寺
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
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
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
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政府小史劾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卽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今衙門列木於衢俗名櫟衆卽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圍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三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然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耳非素位之義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二十日約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葉爾羌後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子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

善法玉屋
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不實可知矣按布哈
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
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卽擒至禮拜寺塔頂上擲殺之
火浣布出四川越巂廳番地五巒山石縫內生草其根
俗名不朽水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絲織成布已丑劉臬
使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穢
甚利入烈火膩處卽有焰焰息穢去焰卽穢也布完整
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
之卽裂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於石隙
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雞素本於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
物作佩素與斯勒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
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喙像形也
東坡以黃蓮湯調青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
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蓮煎水
發筆磨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佳南京工製筆又吉水
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
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
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

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豪用鼯鼠精
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
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自持筆入宮必
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
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咏猩
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
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
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
京嘗欲仿之見李寶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石菴壩自

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
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
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寶菴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
京高江邨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
中有聚散朱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
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
云欲造明河隔上闕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
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
費擘予屢摩挲賞之

明人皆尚金扇卽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閒尙金陵
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尙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
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尙豐潤畫扇獲編稱聚頭扇
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艷女至
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尙予近從陸耳
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
駁落已甚而璀璨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卽摺
疊扇永樂閒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
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

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
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
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弮弓牙箭環
列屬帳以意製器多巧僮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
照詩有感卽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
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真陳殿
撰定先冬日借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
家人成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大忽咆哮萬狀家人起
犬向主人牕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

門入則與髮並死急救乃蘇北人秋後卽喜臥炕馮大
木廷樾於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
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
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
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
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於
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
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庭先生督學至廣文以
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贖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

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
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
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邨
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出
正路遇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
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一
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
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辛未 駕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 駕季然年九
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七十壽然年六

十芝田年七十六 瑞熙年六十一 華田年六十 東田年六十二 九人共六百餘歲 皆近族也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 夢司空 兩家 沈以老諸生 白首遇主 七十成名 十年致身 卿貳 夢以韋杜之胄 具班馬之才 十八官翰林 二十三官國子師 二十四躋八座 三十一而終 其福命何相殊也 然兩家詩具在一 以人勝一 以天勝 人勝者可學而至 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蘇州城有東禪寺 舊植紅豆樹 相傳白鶴禪師所種 老而朽矣 久之復萌 新枝 惠元龍移一枝入堦前 自號紅豆主人 畫紅豆新居圖 題而和者 百有餘人 又虞山紅

豆首爲著書之處 今年顧古湫鎮繪紅豆山莊圖 同人題詠甚衆 董東亭潮七古尤爲擅場 果邱見而賞之 鐫玉章一方 贈之 朱文曰紅豆詩八

青陽江秀廉周開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引 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 復調瘠邑 意怏怏 此五月閒事 及秋中州大水 黃沁交灌 濱河州縣盡付波臣 而所調某令盡室被淹 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 俗訛爲銀子山 明季幾罹礦稅之禍 今封閉已久 丙戌丁亥閒 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 勾串胥吏 呈請開礦 且以重利啖主文者 事久不能決

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於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爲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於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仍未結攝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實紫坪尙滯會城聞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豐臺爲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轆轤之聲不斷

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圃翁貪利花蕊未放卽剪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詹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尙有花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漾朱鱗京朝官年年修禊於此花圃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卽今之堂花也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

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鈞菊莊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偕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多國初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陰對奕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對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爲園址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爲之巒嶼澗瀨曲洞遠

峯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漣旣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卽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邨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翔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甚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於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邨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

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謂南垣父子也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慎庫捧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嬾眼胡同水月禪林額爲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棗花寺內靜觀二字額爲王覺斯鐫書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

大書又寺僧雪塢舊燕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隸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鬱羅蕭臺係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卽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爲脫

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
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
今在阜城門內
拈花寺在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
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爲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
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
園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
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

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
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
十席出總聖門爲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榦數圍亦元
時物閣後有窟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
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爲平殿三間雙松竟入木
廠海棠院今廢爲染衣之所惟窟變觀音尙存仰荷
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已
丑秋同人往遊陳絙橋張懷月嚴冬友皆有詩予亦有
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
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

佛廬怪底絳袈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
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極亭臺花木之
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志返賦
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藝海珠塵

南淮吳省蘭泉之輯

通道吳大恕近之校

茶餘客話

青陽吳宗伯七雲襄少客於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
再祈三人為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
來住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
櫻桃斜街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
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

其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三律錄之破帆乘月
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僮尙
解鄉音面因久別真難認話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
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
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
非遊子貧卽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臺垂釣客無勞分箸
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前身為九華山
僧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讜直名旣劾汪督噶禮貪橫聲震
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咏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

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
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辟園亭
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棋甲於
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玉岑夫人爲白
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官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莩
之末往見白髮青鬢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
下故事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
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本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
舊羅袞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
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

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闔似聞憐讜直湖山
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
譯於清交蒙古言語皆通曉天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
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
方素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
卻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字四會以就硯
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主師弟誼篤往來淮南水
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
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大息失聲老

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卽
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
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
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洒
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
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
垂翅南歸資斧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許方
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申
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
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

送歸闈亦萃田爲紫坪言者
烟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
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閩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
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筮
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
句陸青來燿作烟草歌形容盡致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寧仲威
鉞署窗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蠶螺皆有兩
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
結爲小窩銜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銜以

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爲佳闈小紀云燕窩有烏白
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
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闈廣貢船
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拆製人
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藩司松佶語予云燕窩產海
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
解人意至山島閒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
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
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剝塞囊
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

藝海珍塵
四
傾巖竇閒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爲便捷猿
一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云吳梅邨詠燕窩詩海燕
無家苦爭銜白小魚卻供人采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
齋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黃
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
生食也終日不溺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
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
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
其下點燭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

矣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望江南詞
二十闕分詠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王蓬
心宸讀而艷之爲寫歲朝填詞圖仿衡山移居圖筆法
宛然江邨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巖程晴嵐朱榆圃皆
有題詠劉秋巖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詠四
本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冊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
秋黃楊梅夏紫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

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蠟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扶留籐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歲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蠟灰扶留籐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

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吃蒜者熏作詩云南
浪灰薦蠟巴蜀菜先輩幸脫簍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澹
贈五羊太守詩云指下腥臊堆蜺子口中膿血吐檳榔
又峒溪雜志載夔藤葉可以作醬卽蒟醬也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
月窖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
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二月入市王瓜
茄子入市不爲稀有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臥雪中貂就溫因
撲而殺之與狂狡輅鄭人事相似爲此說者蓋深痛人

之無良有慨而言實不然耳掃雪大於貂毳白毛長光
遜之價亦減捨狽獬獠大曰馬捨狽小曰羊捨狽比貂暖
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
產者一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銛曰沙狐俄羅斯產者
五毳黑而豪白曰元狐其次身端而廉黑曰獨刀又其
次身斂而廉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
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
貂鼠喜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
色者蔚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
設網穴口後以烟熏之貂畏煙出奔卽入網中又有捕

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齧之亦有用
弓弮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
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插鼓於下則盡落以
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
不宜近鐵器與柏木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破碎
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鬆易側惟二頭
俱燃滅一頭插之不倒圍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易熾
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燄而四布續
博物志云戎鹽累卵懶膽分杯

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早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滷好香油浸鮓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屏

角羚羊角先鎊爲片置入懷中出碾易碎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搗不粘易碎兔絲子搽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箍置烈日中以瀝青末摻縫內不漏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葶薺水煮可刻字蛙鳴處以芝麻楷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暈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搗桃杏仁或豆麩攪

入渾水中卽澄清冬筭福橘冰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

絡緯鳴秋聲特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弈世多時蔣文肅寫春林絡緯圖近羅徽五鴻臚典注詩以此爲螽斯羽之解語甚怪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

董子云人之言醞去烟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燕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冢灰傳漏啄木愈齟螳螂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礮錫以茹畫暈以蘆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拍駒然柳煞雛魷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攀線不熱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痼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

珥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士望梅止渴駝烟殺蚊犀火照
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阜莢宜蟹黍以蟹散
栗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漚草木忌
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篋匡鹹石灰正膠戎鹽纍卵
青蝸還錢麀角續劍鸞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
牛觸之未可悉數也至物類不齊更不可以常理測訓
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山嶽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
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栖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
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謂爲
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烏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

車黃腸嘆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
以爲花蘂而花中浮艷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采取
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
毬團何祕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
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
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
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
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餠作後覘號爲餠覘東坡過金山

寺詩送遂寧僧圓贊云涪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冰盤
薦琥珀何似饴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饴
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
用饴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饴矣
饴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見曹棟亭所刊饴霜譜
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
秦也前後郊祀歌柘漿析朝醒註謂取蔗以爲飴也又
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餒而三禮註餒字俱云煎米蘖
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饴見於漢時明甚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

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
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
子驢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